

近代著名艳情小说

民國艳史

中

陶寒翠 著

汤哲生点校

中原农民出版社

民 国 艳 史

(中册)

陶寒翠 著
汤哲生 点校

中原农民出版社

民国艳史中册目录

- | | | |
|-------|----------|------------------|
| 第四十回 | 女英雄荒庙住宿 | 奸少女英雄失足 …… (335) |
| 第四十一回 | 高歌一阙身首分 | 众英雄走向没路 …… (343) |
| 第四十二回 | 名和尚照样玩妓 | 骚食客卖弄心机 …… (351) |
| 第四十三回 | 烟榻前名流侃侃 | 姨太太玩弄男妓 …… (359) |
| 第四十四回 | 小妾床下藏异客 | 老龟床上谈大事 …… (366) |
| 第四十五回 | 攀龙附凤梦封侯 | 众妾欲成后嫔妃 …… (373) |
| 第四十六回 | 将军遇见女知己 | 夫妻吵架出牢笼 …… (382) |
| 第四十七回 | 遍地烽烟惊帝子 | 少爷评说各地花 …… (389) |
| 第四十八回 | 左呼右拥好得意 | 娇女子脱衣胆乳 …… (398) |
| 第四十九回 | 新婚密意恋床第 | 锦帐低垂睡鸳鸯 …… (406) |
| 第五十回 | 古先生书室玩脚 | 蠢婢子羞洗玩物 …… (414) |
| 第五十一回 | 陈育俊酒边绝倒 | 古鸿鸣脚底嗅香 …… (423) |
| 第五十二回 | 找女人侈谈条件 | 听歌太傅数秋波 …… (431) |
| 第五十三回 | 攀高枝进入侯门 | 夺女伶刺客杀人 …… (439) |
| 第五十四回 | 江圣人闭门草诏 | 章辫帅醉扶皇帝 …… (447) |
| 第五十五回 | 王副官苏州选妾 | 品容貌三元打发 …… (455) |
| 第五十六回 | 玩姑娘门槛极精 | 卖身钱暗下商订 …… (463) |
| 第五十七回 | 见美人深巷暗房 | 送女郎私下揩油 …… (471) |
| 第五十八回 | 晕光中采花妙手 | 未嫁人先破其身 …… (479) |
| 第五十九回 | 牌桌下四足相勾 | 夺情人枪杀亲夫 …… (487) |
| 第六十回 | 公子闲逛秘密处 | 鴿母送来新绘图 …… (495) |
| 第六十一回 | 赖皮人玩双胞胎女 | 美人藏西湖深处 …… (503) |

第六十二回	半老徐娘虐男妾	勾栏女醋发奇谈	(511)
第六十三回	美丈夫相思成疯	情小妹喜缘情郎	(520)
第六十四回	骑快马认罚二万	倚高楼散票千金	(528)
第六十五回	奇女子三千情夫	舞台上学生强吻	(536)
第六十六回	何议长摇头摆尾	男伶乔装女儿身	(545)
第六十七回	何大头笑说雌雄	章将军贪财好色	(554)
第六十八回	图淫乐一毛不拔	异国女按摩有术	(563)
第六十九回	章忠长出手豪绰	省长偷看女私处	(572)
第七十回	大妻小妾难相处	妓女解囊救总统	(581)
第七十一回	大妇出手闹宾堂	低酌浅斟排纠纷	(590)
第七十二回	捧角毁角有经验	小轩中珠联璧合	(598)
第七十三回	沈善方查模特儿	娄爱菽爱人体画	(607)
第七十四回	谷钟琳义起雄师	安叔瘦殉难完节	(616)
第七十五回	乘兴谈异国艳史	意国女别有风味	(625)
第七十六回	梁公子傻写血书	齐将军魂归西天	(633)
第七十七回	张四妈推拿揉骨	夫人忌妒逐妙手	(641)
第七十八回	小妾伤心探禁监	和尚偷吃香脂唇	(651)
第七十九回	美人相别愁满肠	有情莫要空等待	(657)
第八十回	赵英笑说妓肥瘦	心愿未遂归黄泉	(666)

第四十回

女英雄荒庙住宿 奸少女英雄失足

那几名押解江山青的兵士警察们，先是见江山青那般婉婉之状态，倒把她当作一个寻常女子看待，怎又料得到她是身怀家数的！此刻给江山青飞起双腿来，打了一个旋磨，可笑这几名兵士警察们，早就一个个打翻下地去。江山青趁着此时，便飞一般的向前面逃去。待到这几名兵士和警察个个呻吟着从地上爬起时，那江山青早便逃得无影无踪了，但他们还各把落在地上的刀枪拾起来了，拼命向前面追去；不知江山青早料到他们从地上爬起之后，一定只是望前直追的，所以她向前逃了一程，遂打从别条街巷中，改向后面逃去，恰和追者，成了一个分驰之势。江山青奔了一程，料知那辈兵士们断不至于改向后面追来，因也不再奔驰，只是从容的走着。一壁走，一壁还在忖着，想这县中搜捕自己，如此的严紧，今天旅馆是再也住不得了，不如找一处没人住的枯庙荒寺中，权且躲过这一宵，待到明天，再行想法离开这里！她一路这样想着，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入一片荒野之地，幸而这天正是明月十五，天上一轮明月高高的照在那里。江山青虽在野地上走着，却绝无跋涉之苦。这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是走到一个荒凉之地来了。但她绝不退缩，反

自兴冲冲地向前面跑去。那里全是一座一座的坟墓，还有许多不曾入土的棺木，白扑扑的露立在月光之下，有几具棺木，为着年久之故，已经腐朽，里边的骷髅全被那些狗狼之类拖了出来，其状态大是可怕。还有几头怪鸟，栖在那树枝上，趁着月白风清之夜，都在阴凄凄的惨啼着；江山青耳闻目见的，虽全是这些情景，可是她毫不以为惊奇，尽管趁着当天月色，步步向前走去。

这时，见前面一带荒林之内，仿佛露着一道黄色的墙垣。江山青心头顿即一喜，想那边该是一座什么寺院了，要是一座没人居住的荒寺，自己正可到那里去权躲一宵呢。她这样想着，遂迈开脚步，急速向这荒林行去。待到了这荒林内，见里边有一座破寺，借着月色，抬头向寺门上悬着的一方匾额一瞧，只见匾上模糊写着“散花佛寺”四个字，两边墙垣，已是破败不堪，两扇门，也是斑离剥落，哪里还成门形！一扇门是关着，一扇却是一半虚掩。江山青一看这光景，料定这一座散花佛寺，早已没人居住的了。她就大胆将虚掩的一扇门推开了，径自走了进去。先是经过了一个荒凉的院落，那院落中除有几棵插天的古木外，其余全是断壁颓垣，还见有两条细头巨腹的花蛇，在丛莽中蜿蜒游着。江山青让过了那两尾花蛇，就走进殿上去，只见佛龕中，塑着的佛，是一个仙女装束。仙容上粉漆是一半剥落尽了，佛髻上还留着许多鸟粪，正合上“佛头着粪”的一句老话。佛身上的一件绣袍，也成了鹑衣百结之势。龕前一座香桌，为着一足已折之故，已经倾倒在地，那烛台只剩了一枚，却抛在殿角里。一铁香炉跌落在桌下，非但不见香烛，竟连香灰都不见一掬，地上一个蒲团，尘埃足足有一两寸厚。殿顶有几处已

经穿成窟窿，那天上的月色便从这破窟窿中透射进来。两边墙上满生着苔藓，青油油地，倒很见得古色古香。江山青心中想道：“这里虽万般荒凉，却是一个绝妙的遁逃处，我也不必再东闯西走了，不妨就在这破蒲团上枯守一宵吧！”江山青想到这里，从身边掏出一方手帕来，将蒲团上的尘埃拂去了，自己就在这蒲团上坐着，双目凝注着龕中的佛像出神。江山青原是女儿身，现今见这女菩萨狼狈之状，倒又替这散花菩萨可怜起来，禁不住低低的向这泥塑木雕的人说道：“咳！女菩萨！你是何等的可怜啊！身坐在这个破寺中，一些香火也受不到，却是这样的凄凄切切，冷冷清清的，不知你感觉到寂寞不曾？我今宵亡命到此，来伴你这一宵，你也该很喜欢吧！”江山青在喃喃的说着时，见这佛像的一双眼睛，也恰对自己凝注着，一股嫣然的笑容，大有栩栩欲活之概，就只不能说话罢了。江山青对那佛像，凝视了一会，又喃喃说了一会话，渐渐觉得身子疲乏起来，遂把头搁在双膝之上，瞌睡了良久。待到醒来，天色已是大明，那院中树上的栖鸟，早都成群的纷纷飞去。江山青立起身来，径自走出寺门去，趁着这清晨，冒了危险，辨正了方向，急匆匆离开这县境。她既逃出了这个县境，又是日行夜宿的奔波着，归途中虽又碰到了几件危险之事，江山青靠自己的一副好身手，都得逢凶化吉，终算安然回到了光山县。

他丈夫白虎，见她回来了，便忙问她事情成功没有，江山青答道：“我不去便罢！去了，便没有不成功之理。”说到这里，即将一番经过的详细情形，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讲到了徐黑一件事，白虎听了，却是拊掌大笑起来，连声说道：“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死！你这样的处置他，再好也没有

了。”后来讲到惩戒那木船上扛夫的一件事，白虎也深以为快。这天晚上，白虎遂设了一桌酒，为江山青洗尘，所有吕鸿宾、白瞎子、钱万选、朱猛等，都来作陪，只不见愈飞鹏。江山青就问白虎道：“那小俞呢？”白虎答道：“他已经领了一支军队，在前天的早晨，赶往六安进攻去了。”江山青道：“那么和敌军开了火没有？”白虎道：“该在今天就能开火了。”白虎因又将这几天以来的军情，讲给江山青听，全是种种胜利的消息。江山青听了，心上煞是喜欢。大家开怀畅饮，直饮到午夜之时，才撤席各自睡去。

到得明天清早，那俞飞鹏却已从阵上飞马驰来，谒见白虎，白虎忙问他阵上的情形，俞飞鹏笑盈盈的说道：“昨天晚上十点钟时，我就率领弟兄们，向敌军攻打。第一仗先就打了一个胜仗，敌军大半逃亡，现在正在休战中。预备在今天晚上，再行继续进攻。照目前情形看来，至迟到明天夜间，那六安地方，便能完全光复咧。”白虎听了，喜的忙把俞飞鹏的手紧紧握住，说道：“小俞！你简直是我部下唯一的猛将，你不论去进攻什么地方，几乎是没一仗不胜利的，好算得是一员飞将军了。敌军之中，哪里找得出像你一般的将才！莫说敌军一般潦倒龙钟了，便是在古代名将之中，像你这般的奇才，又能有几人啊！”俞飞鹏听了白虎的话，粉脸上不禁也满堆着笑意，一壁说道：“我可就回阵上去了！还急于要去料理晚上继续进攻的事呢！只待把六安克复了，我再回来报告吧！”白虎点点头道：“好！待你马到成功，六安克复之后，我们再大开一个庆功之宴，请你痛饮千杯，以偿你的劳苦。”俞飞鹏笑着答道：“好！准这样就是。”说着，就立起身来，向白虎告辞了。白虎亲自送出他大门之外，两人又握了一握手，

俞飞鹏遂仍跨上马背，疾向前敌驰去。到了阵上，稍稍休息一会功夫，就仍亲自率领一千名健儿，继续进攻。这一仗，竟把那官兵，杀伤的杀伤，生擒的生擒，不教他们有一人两人逃回。直战到天明之时，那六安全境，果被俞飞鹏完全占领了。

俞飞鹏将六安占领以后，因听得那六安有一个名叫姚锡卿的劣绅，在这本地上，联络当地官长，欺凌平民，实是一个无恶不作之人。他就又亲自率领一支兵队，驰往姚锡卿家中，想将这劣绅擒获了，再行从严惩办了。那知事有不巧，这姚锡卿在早先几天，为着一件讼事上省去了。俞飞鹏进去搜查时，就只姚锡卿的一妻三妾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在家里。这姚锡卿的一个女儿，乳名叫做牙牙，此时正在十七妙龄的时代。生得花容月貌，艳丽绝俗。在这六安地方上，原就有粉妆西施之称。当俞飞鹏率领弟兄们，到他宅中去搜查时，牙牙吓得躲在房里，把房门紧紧闭上了，再也不敢出来。俞飞鹏见这房门紧紧闭着，还以为是姚锡卿藏在里边，他遂吩咐弟兄们把这房门打开。等到房门打开了，俞飞鹏进去一看，不曾见有万恶的姚锡卿，却见了一个活色生香的粉妆西施。这时候，牙牙已是吓得站在地下，花惊玉颤般的，煞是可怜。俞飞鹏蓦地见了这国色，禁不住心动起来。他便吩咐弟兄们，一齐退出房外，他自己便走近牙牙的身前，婉声说道：“小姑娘！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找姚锡卿的，除了姚锡卿一人之外，其余凡是他的家人们，都一概没有干系。我问你刚才他们都说姚锡卿是上省城去的，这话可真？”牙牙先是吓得魂不附体，此刻见了俞飞鹏和缓之状，惊心才定了，因即回答道：“真的呢！我爹爹已经上了省城有十多天了。”俞

飞鹏听了她回答之话，方知他便是姚锡卿的女儿。牙牙说话之时，那口音异常清脆，竟好似啾啾莺声花外啭，愈飞鹏一时动了好色之心，就吩咐弟兄们，都环守在房门外，自己立时把房门关了，用强力把这处女污了。牙牙先是哭叫着，极力的挣脱，可是一个女孩儿，哪能抵抗得住一个男子，所以终于被俞飞鹏玷污了她的清白。这时，那环守在门外的弟兄们，听得房内牙牙娇啼之声，早已明白俞飞鹏在房内干的是什么事。约摸过了半点钟时，俞飞鹏方把这受创的牙牙，抛在床上，自己就仍将房门开了，率领着众弟兄们，退出姚宅去。

俞飞鹏已经攻下了六安，白虎当然慰劳有加，把他格外优礼着。但是他在姚锡卿宅内所干的一件事，渐渐由他部下的弟兄们传扬出去，并且愈传愈广了。白虎部下有一个名叫罗达的，他所司的职务，是专门监察各将卒们，有无违背信律的行为，却仿佛是一个最高等的法官一般。那俞飞鹏在姚锡卿宅内所犯的一件公案，也传扬到他耳边去了。罗达听得了这个消息，他就声色不动的到六安去实地打听这一件事确切不确切。打听的结果，才知俞飞鹏非但确曾把姚锡卿的女儿牙牙污了，并且那牙牙自从被俞飞鹏污了之后，为的羞愤之故，竟在当天夜深人静之时，在自己房内悬梁自缢了。罗达既把此事打听得明明白白、确确实实以后，遂仍回去见白虎，把这一件公案，详细报告给白虎听。说俞飞鹏实犯信律第三条，应该宣告死罪。白虎听了此话，大大的吃了一惊。因为俞飞鹏在自己部下，实是第一员猛将，将来正须靠他去收复东南半壁之地，现在果把他处死了，岂非丧失了一条臂膀。但是因为俞飞鹏一人之故，不照信律实行，也将使其他

将士不服。白虎踌躇了良久，终觉得无可奈何，因又把此事去告诉给江山青听。江山青听了，比着白虎尤为吃惊，忙向白虎道：“如此说来，要把小俞从前敌召回，将他处死了么？”白虎道：“没法想，只可这样了。”江山青急道：“快别这样！权且赦了他这一回吧！他刚才不是还有讯息传来，说是此刻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了么？怎么能把他杀了！”白虎长叹道：“我的意思，也最好把他赦了，但这是违背信律之事，我要这样干，人家哪里容得我包庇小俞一人？那罗达先要提出抗议了，况且我们自从起义到如今，最尊重的便是信律，从没有一次违背过那信律。将士们肯归心于我，也全为的我能遵行信律之故。要是此次为着小俞之事，我不照信律治他的罪，岂非也要失了将士们信服之心了？将士们信服之心一失，我的一番大事业，可不是从此完了！”白虎和江山青讨论了良久，终是无法可想。后来白虎又将钱万选召了进来，将俞飞鹏的事也告诉他听了，钱万选听罢，怒气勃勃的说道：“白先生！小俞干出这等荒谬之事来，那么信律所在，万无通融之理。该马上把小俞召回来，把他处死！白先生决不可为了小俞从前有功，就违背信律。我们宁可失掉江山，却断断不能有一些子违背信律之处。”钱万选说至这里，声色俱厉，凛若天神。白虎对于钱万选，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只得吁嗟了一会，便派朱猛快往前敌去，把俞飞鹏召回这里来。白虎也不曾对朱猛说明把俞飞鹏召回来的缘故，只是牢嘱朱猛到了前敌，赶紧和俞飞鹏一同回来，切勿稍有迟缓。朱猛答应了，当即选上一匹高头骏马骑了，黄尘滚滚的，疾向前敌飞驰而去。到得前敌，俞飞鹏正在指挥作战，朱猛把白虎的命令传给了他，俞飞鹏便问道：“白先生有什么事要召我回去啊？”朱

猛答道：“他也没有把原因告诉我，想来总有紧急之话，须得和你面谈吧！”俞飞鹏道：“那么我明天来好不好？此刻我军正在猛战之时呢！要是我就回去，军事不免要稍有停顿了。”朱猛忙道：“这可不行！白先生再三叮嘱我，要我邀你马上一同回去的，一时一刻也不容耽搁，怎能延到明天呢？”俞飞鹏听说如此，没办法，遂命部下暂时收兵，停止进攻，自己就选了一匹快马，滚鞍而上，和朱猛并骑着回去。不久时候，两人已经到了光山县，天色却已黑了。此时，白虎、江山青、钱万选、罗达、白瞎子，以及其他各部重要人物，都坐在白虎的总司令部大厅上守待着，一见俞飞鹏跟着朱猛回来了，大家照常起立笑迎，就只江山青一人，双黛紧蹙，容光异常惨苦。俞飞鹏见了众人，先是笑盈盈的说道：“做什么此刻要我回来？我正在大打胜仗之时啊！”白虎强笑着说道：“小俞！你又是大打胜仗了么？”俞飞鹏道：“是啊！不知召我回来做什么？”白虎道：“我有话同你说呢！此刻厨下正在备酒肴，等酒肴备上了，我们再讲那些话吧！”白虎说到这里，遂改口问他前敌方面的情形，俞飞鹏就把自己连日大胜的情形，有声有色的向众人演讲着。白虎听时，虽佯作欣悦之状，可是心上想着这一员名将，倾刻之间，便将殒命，心上却是痛苦欲绝。一晌，厨下已把酒肴送上厅来，白虎等遂团团坐成一桌，大家先是举杯齐饮了一大杯，白虎便向罗达说道：“罗先生，你把这话，向俞将军宣布吧！”罗达听了，顿即沉下脸来，高声向俞飞鹏说道：“俞将军！今天召你从前敌回来，不为别的，是判处你死刑的。”

第四十一回

高歌一阙身首分 众英雄走向没路

罗达向俞飞鹏说是要处他死刑，俞飞鹏听了这话，当然是要大吃一惊的；可是俞飞鹏绝对不露一丝一毫惊慌之状，神色依旧洋洋然，托起酒杯来，满满饮了一口，然后和颜悦色，婉声对罗达说道：“原来召我到后方来，是为的这个！那么请问罗先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该受死刑啊？”罗达遂答道：“俞将军！如今判你死刑，不为别的，只因为你占据了六安以后，把姚锡卿的女儿奸污了。这女儿为的给你奸污了，她便羞愤自尽咧！俞将军！你犯过这件事没有？”俞飞鹏听罢，点点头道：“是的！我确曾犯过这件事的，至于那个女孩子，竟因此羞愤自尽，我却不曾知道。”说到这里，忽又长叹一声，说道：“咳！我害了这个女孩子了！”罗达便道：“你这件事，原经我亲自到那里去调查过的，如今俞将军既直认不讳，那么也不容多说，俞将军强奸妇女，实触犯信律第三条，我便宣判他一个死刑。不知在座诸公，以为怎样？”罗达的话才完，江山青就接着说道：“我不赞成判俞将军死刑！”罗达问道：“为的什么理由？”江山青答道：“只为的自从我们起义以来，俞将军亲率健儿转战各地，曾经屡次攻复名城，功绩着实不浅！现在虽然犯了这件事，为他旧时的功绩起见，极

应该赦他一死。况且如今俞将军在战地上，正在大胜之时，将来我军正要重重地借重他呢，要是现今把他处死了，那分明是我军自己丧失一员良将啊！岂非可惜！我为的以前俞将军的功绩，以及将来对于俞将军的希望，所以反对罗先生处他死刑。”罗达遂说道：“白夫人的话，说来不是无理，但我军的信律上，并没有姑念前功贷其一死的办法。俞将军旧功之大，我岂不知。但是照信律论，不管他的功怎样伟大，现在他既然犯了死罪，就只有死的一途。功大是救不得他的死罪的！至于将来希望的一句话，如今也顾不到了。从来处死刑的，谁保他将来没希望呢！因此我承认白夫人说的话，是违背信律的。既然违背信律，即使有理，可也等于无理，我照常要维持我的原判，判俞将军以死刑。”江山青听了罗达辩驳的话，便又说道：“罗先生判俞将军以死刑，诚然是为的信律起见；但罗先生能否因为俞将军旧功不浅之故，免他一死呢？”罗达疾忙摇摇手，大声说道：“白夫人！这断断使不得！要是一次破了例，以后便要常常破例的，那么我军的信律就将破坏无余了。现在国家法律的所以荡然无存，也何尝不因为这个缘故呢！”罗达说罢，江山青倒被驳得没话可说了。接着白瞎子说道：“俞将军原是我的亲戚，并且也是我一生最知己的人，他到白先生部下来任事，还是我介绍过来的。他立的功，不可以说是小，就是将来的希望，我也敢保证他不小；只是他现在既经触犯了信律，奸污了人家的女子，并且那个女子，竟因此而至于自杀，我就赞成罗先生的判决，不徇私情，主张立处俞将军以死刑。”白瞎子说罢，那个须眉皓然的钱万选也继续说道：“像俞将军这般有用之才，要把他处死，简直良可痛悼！但如今我们所订定的信律上，既然没有

特赦的条例，那么我们只可丧失良才，却万万不可把信律破坏了。罗先生判俞将军以死刑，那是十分的公正，我也表示赞成。”钱万选说罢，接着朱猛等人相继发言，都主张将俞飞鹏宣判死刑。最后，白虎始道：“现在在座诸人，除着江女士一人之外，都主张判决俞将军以死刑。我对于俞将军，原倚之如左右手，不独赏识他以前的战绩，尤其对于他将来之事业上，抱有绝大之希望。因为现今他已经打进安徽境界了，照他这样的勇敢善战，正不难荡平江南各省，怎知他目前竟触犯了信律了！照信律治罪是应该处死刑的，我们不便把信律破坏，那么我也只得照着褚葛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旧事，主张把俞将军处以死刑。”白虎说到这里，眼望着俞飞鹏问道：“不知俞将军对于宣判死刑一层，有没有反对之处？”白虎在问俞飞鹏这句话时，江山青在那边，忙抛了一个眼色给俞飞鹏，意思叫他自己快快申辩。但俞飞鹏却装做没有瞧见，一壁扬声对众说道：“如今罗先生判我死刑，我本人也完全表示赞成，绝没有丝毫反对。因为我奸污妇女，先已触犯信律，应该处死的了。况且据罗先生调查所得，那个女子，竟因此而至于自杀，那么我罪上加罪，越发该死了，刚才白夫人说是反对罗先生判处我死刑，那是毫没有理由之话。我们所订的信律，无论是谁，都应该一律遵守的，哪里可为的我一人之故，便把它破坏了！现在我非但无丝毫之处反对罗先生的判决，而且对于罗先生大公无私的态度，深表敬仰。”俞飞鹏的话说完，罗达遂正式对众宣布，判决俞飞鹏以死刑。罗达宣判毕，白虎就对朱猛说道：“我们喝过几杯酒，便该把俞将军执行了，只是俞将军虽犯了信律，到底还是我军中之绝大功人，身后之事，未便辜负了他，你此刻就派人到附近棺木

肆中，去选一口上好的棺木，不必计较价值，只是教他们马上送来，说是立刻等着用的。”俞飞鹏忙阻道：“寻常的棺木就是了，不用上好的。如今我军正在饷需艰难之时，何必为一个死尸浪费呢？”俞飞鹏虽在坚阻，但在座诸人，都主张用上等的棺木，俞飞鹏无从阻止，朱猛立即派人去办了。俞飞鹏在座上，仍和诸人谈笑如故，并且笑嘻嘻的对罗达说道：“老罗我今天送命，全是害在你一个人手里的，要是这件事不给你调查出来，我又何必于死呢？你当心着！我做了鬼，还要来寻着你呢！”罗达也笑着说道：“小俞我倒不怕你来寻着我，我就把信律第三条读给你听，你理由屈了，也无奈我啊！”大家正在畅饮说笑之时，只听得外边起了一种邪许之声，接着有人进来说道：“棺木已经送来了，八百二十块钱定购的。”白虎就回头对一名卫兵说道：“去命行刑者，到后院中去伺候着吧！”那卫兵答应着去了。白虎当即亲自斟了一杯酒献给俞飞鹏道：“小俞，此刻请你饮了这一杯吧！”俞飞鹏笑应了，接过那杯，一饮而尽。江山青、罗达、钱万选、白瞎子等在座诸人，也一一斟酒请他饮，俞飞鹏都接了喝一个干，最后，那钱万选，还悲壮苍凉的当筵唱了一折挽歌，江山青听了，竟不禁吊下眼泪来。俞飞鹏本人却是神色不变。钱万选的挽歌唱完以后，筵席撤了，众人遂陪着俞飞鹏到后院受刑去。只见后院墙下，那一口办来的棺木，已经掀着盖搁在那里。墙的那边，地上铺着一条腥红的毡子，一个矮胖身材的行刑者，赤着上半身，手提一柄悬着红布的大刀，正挺立在那里。俞飞鹏到了院中，又笑着和众人一一握手，连声说道：“再会了！再会了！……”——别过之后，遂自己把上身的衣服，一齐卸去，顿露出一身雪白的皮肤来，他还笑着

拍了一拍自己的胸脯，对众人问道：“白不白？”罗达答道：“好白！”俞飞鹏点点头，走上红毡，盘膝坐下，自己把脖项一伸，高声叫道：“好！刀来！”那行刑者，遂提起刀来，向他齐颈猛的一斫，那个大好头颅，早已落下地来，颈腔中的血，也接着直飞而起。江山青和钱万选两人，都禁不住失声哭了起来。白虎即命人将俞飞鹏尸体上的血迹洗净了，头颅也重行缝上颈腔，然后换衣入殓，将棺木抬入一间空屋之内。设祭完毕，方抬往野地上去埋了。

俞飞鹏处死以后，所有他的部下，改由白瞎子统率，照常和官军继续接战。白瞎子原也是白虎部下名将之一。自从他代领了俞飞鹏部下，和官军接战以后，倒也连战连胜，接连占领了安徽几个要地。所有正阳关附近几处险要之区，几乎完全给他夺获。方世慰听得白虎大胜之讯，又惊又怒，遂下令革去河南都督章正方、护军使曹铁之职，又准他们立功自赎。一面即任命谭奇才代领河南都督事，速即带师进攻。谭奇才在方世慰夹袋中，也算得一员善战之将，他奉了方世慰命令以后，便联合章正方、曹铁、娄正鄂、章止公等各部军队，向白虎猛攻。白虎也率同吕鸿宾、白瞎子等将，极力的抵御。双方大战了几时，各有胜败，后来白虎为的策略关系，就亲率部下从潼关入陕西，再分兵入甘肃。官军方面，抵御不及，白虎遂乘胜急进，先将岷州夺下，然后再往攻伏羌。先是白虎把岷州攻下以后，因为自己转战数省，部下伤亡得不少，原主张暂时改攻为守，借此稍稍休养的。就是钱万选江山青的主张，也正如是。可是白虎的部将吕鸿宾，年纪虽将五十，一股雄心还无减少。一天，在开军事会议之时，他就主张继续速攻伏羌，白虎却主张暂取守势。吕鸿